

母亲裹粽子

又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难以俗地要吃粽子。吃到粽子,便想起母亲,想起母亲神情专注裹粽子时的模样,思念便一阵阵来袭。

母亲何时会裹粽子的,我不知道,但从我记事的四五岁始,就知道她会裹粽子了,而且裹得相当好。

母亲裹粽子首先从“打”粽箬开始。粽箬就是芦苇叶子,西乡人俗语叫粽箬。老屋东山头是“流波至此尽,碧水绕湾头”的沟头顶子,亦即小河之南尽头处。沟头顶子多芦苇,芦苇高大茂盛,苇叶宽宽厚厚,是裹粽子的上好材料。每当端午节前,母亲和左邻右舍的同辈人,会持竹钩拽芦苇摘叶子,叫做“打粽箬”……

吃粽子是那时乡村人的一种奢望,是我们一年一度望眼欲穿的期盼之一。母亲知道我们的心事,每年总是提前一两天裹粽子,以慰藉我们的馋。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麦黄麦收时节的母亲和众乡亲一样,黎明打早工,带月归户忙。忙完一家大小晚饭后母亲开始裹粽子。她裹粽子很认真很细致,一个木盆的清水中浸泡着粽箬,一个柳匣中放着浸好后又复干了的糯米。糯米是父亲在自家自留地里所种,是地道的好品种,多年一贯制。阵势摆好后的母亲,开始她每年驾轻就熟的裹粽子工作了。

母亲裹粽子时,我们便如小猫看小鱼一样,专注于她那一指一动间变戏法似的伸缩和放收。只见母亲小指作轴心,食指拇指两三绕,一个三角形的粽壳便形成了。母亲在打好的三角形的粽壳口上,抓把糯米填充后顺手用筷子捣实,再用一张粽叶三绕两绕收好粽子口,然后用粽针穿尾后再插穿粽子以收紧。相较于市场上的粽子用线绳繁琐捆扎的样子,母亲就着粽针引粽叶之尾收口的方法,更简单省事,样子也好看得多。母亲的粽针是从糖担子生意人手上买的,有竹签打眼的二分钱一个,有铜片打眼的一角钱一个。忙起来的母亲有时忘了拿粽针,就叫上我们到条桌的抽屉里取。那时的我们颇生快意——终于帮上母亲一点忙了。这不是母亲故意留给我们一个机会,不得而知。

沟头顶子长的苇叶肥厚,一般两张叶片就可包裹一个粽子,小的需三张。母亲知道我们上学校时会与同学比粽子,便在快要结束裹粽子时,给我们裹上两三个“台斧头”的粽子,就是两个未收口的粽子口对口拼接上,然后再用两张粽叶包好收紧,那“台斧头”的粽子就成了哑铃的形状,很好看。其实母亲裹粽子的专注神色更好看,但那躬身于形的样子我们从小不觉得,几十年后看到母亲弓腰曲背的样子,才悟出这是她多年的习惯所成积。裹粽子其实包裹的是母亲的沧桑岁月,彼时不察,此时方知,但已经晚了。遗憾总在感悟后。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母亲裹粽子时,裹着裹着竟瞌睡了,一个磕头,她竟将包裹未完的粽子掉进盆里。惊醒的母亲重新又拾起粽叶再裹。那时她每天一早趁露水湿重打早工,去棉花田里捉产卵的蛾子,中饭吃了饭又上工,晚上收工回家时天又带黑了,整整忙了大半天,实在太困太疲劳。父亲让她上铺歇歇再来裹,母亲说不能丢,一丢就是个根,还是要来裹。就这样,疲倦不堪的母亲一直忙到八九点钟,才将百来个粽子给裹完。接着是炒粽子。母亲知道我们第二天早上要带粽子上学校,所以连晚点火生灶炒粽子,一直忙到小半夜,我们都已入梦了,梦中能闻见满屋子的粽子香。

母亲手到擒来,一裹裹到两年前离世前夕的一个端午节,而我们已搬到城里几十年了。每当母亲炒好粽子,总叫三弟问我们要不要粽子吃?母亲裹的粽子又紧又熟还又粘,特别是根据我们所好,分别裹了肉粽、蜜枣粽、红豆粽子等,那是绝对的爽口投味,当然喜欢吃。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亲最是念母亲。转眼不觉,母亲已远去,芦苇青青又端午。每每此时便想问一声母亲:天堂的端午节,您还如从前那么辛苦地裹粽子吗?

田野(外一首)

这田野里的轮廓
愈发清晰
黄的黄
青的青
没有半点含蓄
谈到丰硕的程度
正是这个时节的表达
小满

站立天地间的我们
一如岁月的抚摸
只要不辜负一点一滴的恩赐
虽未成熟
但
精神饱满
根基扎实
向上可期

油菜

油菜刚青里稍泛点黄
就被放倒在田垄上
从满眼的金黄
到整齐地匍匐田间
泼天的风骚
也就转眼的辰光

等待风吹
等待日晾
才能蹦出
一粒粒的籽
去奔赴一轮轮的压榨
淌出烟火气的金黄

有点委屈
有点慌张
刚刚显现出茁壮
便被摞倒

生活哦
有时候猝不及防地放倒
往往能直抵生命的荣光

燕燕子于飞

“燕燕子于飞 差池其羽”
这是被《诗经》摄录的燕子
谁家新燕 似曾相识
她们曾到杜甫的舟中做客
穿花贴水地贴心环绕
让老杜泪水沾了满襟
曾到金陵王谢大户家做客
也曾入红楼拣杏梁

安全 宁静 友善 爱心
候鸟们也敏感地知道
珍稀濒危的勺嘴鹬们更明了
来这里休养生息的妙处

今天燕子来时
国际湿地之城盐城
一场投资环境说明会暨
生态旅游节正在进行
她们轻盈地翻飞在
广阔的滩涂上空
她们是空中优美的舞者
飞出了自由的快乐
飞出了被爱戴的喜悦
也飞出了当下绿水青山
旗帜下的幸福感

这里是五星级别的
我国第一处滨海湿地类
世界自然遗产
作为国际湿地城市
这份荣耀有你们众鸟的功劳

这里的人们称自己为修理工
大自然的修理工
他们在绿树丛中植绿,
在河泽水洼里养水
在鸟兽群落里交友
在湿地公园里添彩

太多的肺腑等待畅谈
来吧,旧相识新相知
来吧,天堂般的绿地蓝天
恭候你傲然地打开
你们日益珍贵的羽足

癸卯夏日写

诗
路花雨

市区李名渊

心
情漫笔

市区韩冰

悠悠艾草香

悠悠艾草香,氤氲了千秋岁月,其美味和蕴含的文化,一代又一代流传下去,烙印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液里,生生不息。

天空中,布谷鸟“咕咕咕”不停地叫着,农民们看着纵横阡陌间的金色麦浪,喜悦之情荡漾在褐红色的脸上。小时候的我只知道收麦之时,就快到端午节了,就有一缕粽香味扑面而来。

端午时节,家乡除了要吃粽子外,每家每户的门框前还要插上几根艾草。说实话,艾草实在“霸道”,那刺鼻的气味我并不喜欢,就连山羊也敬而远之。有一次,我到田间割茅草,有艾草混杂其中,我冲洗多次,手中的艾草味才渐渐淡去,就连山羊也不喜欢被艾草串味的草叶,只见它嘴角并用,左挑右拣,只吃了几根草叶,白白糟蹋了好多嫩草,我不得不回田间重新割了一篮青草。

我真正喜欢上艾草,缘于我那次生病。我前胸、后背,两个臂膀上不知缘由地出现许多黄豆般大小的红包,奇痒无比,似千万只蚊虫叮咬。医生开了许多药吃后都没见效,惹得父母心急如焚。“艾叶无华消百病。别看艾草其貌不扬,作用可大着呢。”想不到,没上过一天学的奶奶,竟然脱口而出这么有道理的话。父母半信半疑地依照奶奶说的用艾草洗澡的方式,不到半个月,我竟神奇地恢复了健康。

有了这次经历,我也由当初对艾草本能地拒绝变成喜欢上那抹浅绿色的清香,以致后来的每一个端午节,我都抢着去河沟边采摘艾草。当我浑身散发着一股艾草香味时,也把端午节日的气氛烘托得四溢流淌。

我心里一直疑惑着,艾草生长在河岸边,绿色的叶子泛白泛灰,一点也不起眼,平时都是自枯自荣,作为一种普通植物,它是如何担任节日的使者的呢?长大以后,查阅相关资料,才发现,艾草文化由来已久,它注定不是一个俗物。《孟子·离娄》云:“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意指一些大病、难治之病,只有用三年老陈艾才可治愈。由此可见,艾草的疗效早在很久以前就已被认可。南宋诗人陆游在《乙卯重五诗》里写道:“艾束著危冠”,这反映了早在南宋时期端午节就有插戴艾草的习俗,艾草浓烈的香气可以驱邪辟毒,确保一家人平平安安。

唐《食疗本草》中也有记录:“春月采嫩艾作菜食,或和面做馄饨如弹子”。清明前后,艾草很嫩,可到了端午时,艾草的茎叶已经长得很粗壮。而奶奶总有办法,摘选艾草最嫩的部分,用清水泡上几个小时,洗净后放在石臼里捣碎,然后用纱布过滤汁液,再将过滤好的汁液倒入一个盆子里与糯米粉充分搅拌,添加芝麻、花生碎和红糖等馅料,放到锅里煮熟,香甜软糯的艾草糍粑包裹着我整个童年的美好记忆。

悠悠艾草香,氤氲了千秋岁月,其美味和蕴含的文化,一代又一代流传下去,烙印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液里,生生不息。

心
香一瓣

东台杨应和



登瀛

刊头书法 臧科书